

短 稿 一 束

读《奥瑟罗》札记(之一)

——谈谈它的结构

李金波

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里面,《奥瑟罗》的结构很有它的特色。具体地说,《李尔王》的结构除了主要情节之外,还有一个副情节,就是说,李尔王还有他的一个“影子”——葛罗斯特伯爵。在以李尔为首的主线下面,考狄利娅作为一方,高纳里尔和里根作为另一方,以葛罗斯特为首的副线下面,爱德蒙作为一方,爱德蒙作为另一方。^①这一主一副的两根线索,交织在一起,正象色泽不同,但质地相似的经纬,把剧本的主题表现得鲜明耀眼。《哈姆莱特》也是这样。哈姆莱特也有他的“影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他们就是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在这个剧本里,除了哈姆莱特和克劳狄斯之间的矛盾之外,还展开了雷欧提斯和哈姆莱特之间的矛盾,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和丹麦国王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实际上都是“复仇”的性质,它们纠缠在一起,把剧本的主题渲染得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

但是,《奥瑟罗》的结构较之上面的两个剧本,要单纯得多。它结构的特殊,要是我们稍加注意的话,确是非常明显的。它没有什么主线和副线,它只有一根粗大而突出的线。每个人物都是独立的人员,都有他或她的特殊使命,一个人顶一个人用。不过,我说它的结构有其特殊之处,原因并不仅限于上面所说的那样——它的最大特殊性是在别的地方,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如果把物理学上的一个原理来加以解释,那么它更能说明我想说的问题。

这个原理就是“杠杆”原理。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把这个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安排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这样,也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们在那个物理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或承担的压力。

首先,奥瑟罗是那根棒,叫做杠杆。伊阿古呢,不消说,是加在杠杆一端的那个动力。奥瑟罗

的副将凯西奥是支点,至于苔丝狄蒙娜,无疑是伊阿古一心想把它撬起的那块石头。为了阻力臂越短,操作在棒的一端的那只伊阿古的手就越省力,所以伊阿古一直在想方设法,把凯西奥这个支点移在最靠近那块石头,即苔丝狄蒙娜的地位上。

在第一幕的末了,伊阿古因为奥瑟罗没有要他担任副官,心怀怨恨,便决心向奥瑟罗施加报复:“我恨那摩尔人,我的怨毒蓄积在心头,”“我可以把他象一头驴子一般牵着鼻子跑。”这时候,伊阿古的“杠杆计划”便在他的脑子里酝酿起来了。

“方针已经决定,前途未可预料;阴谋的面目直到下手才会揭晓”(第一幕第一场)。在第一幕第二场,凯西奥因醉和塞浦路斯总督、奥瑟罗的前任者蒙太诺斗了起来,结果给奥瑟罗解除了副官的职务,这时候凯西奥才开始被伊阿古放在那个支点的位置上。从第三幕开始,伊阿古用尽了各种手段,使这个支点逐渐向苔丝狄蒙娜那块石头靠近,在第三幕第三场,伊阿古叫他的妻子偷去苔丝狄蒙娜的手帕,后来在奥瑟罗的面前诬告那方手帕已经落到了凯西奥的手里,这时从支点到阻力的阻力臂才算缩到了最短的距离。结果,伊阿古不费吹灰之力,通过奥瑟罗这根杠杆,把苔丝狄蒙娜这块石头居然撬起来了。而且,这块被撬起了的石头连带又压断了那根棒头。“阴谋的面目”于是完完全全地“揭晓”了。

我们接下来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在十六世纪英国的莎士比亚能不能具有这样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呢?我们的回答是:可能的。

在十六世纪,英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经历了一个十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它

^① 请参阅下之琳:《〈里亚王〉的社会意识和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期,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的政治，在中世纪，政治是被罗马教会左右着的，但到了亨利八世（1529—1539）的手里，英国发生了一次宗教改革，国王的权力代替了罗马教会的势力，新教代替了天主教。为了应付新时期的需要，国家必须培养新型的人材，以治理国家。老一套的教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于是教育、文化、科学等都有了一次巨大的跃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文主义运动。①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人文主义运动，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达到了它的高潮。

这时期英国的大科学家是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他比莎士比亚早生三年，晚死十年。在《新大西岛》这本著作里，培根设计了一座“所罗门院”，它备有各种实验室，以进行科学实验，其中包括物理、化学、生理学、力学以及其它科学。②培根在这书里叙述了实验室活动的各个详情细节。可见培根在科学方面的知识是很广博的。作为和他同时代人的莎士比亚，知识面相当宽大的莎士比亚，能够懂得物理学方面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不是全然没有可能，而把这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巧妙地应用到他的戏剧写作上去，对于创造能力很强的莎士比亚，同样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在莎士比亚的其它剧本里，象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看到一些。在《哈姆莱特》（第三幕第四场）里，当丹麦王子在他母后的寝宫里看到他父王的鬼魂时，王后的一句话看来倒是很有科学见地的：“这是你

脑中虚构的意象，一个人在心神恍惚之中，最容易发生这种幻妄的错觉。”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学在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应用。在《麦克白》的开头，麦克白遇到了三个女巫，她们的预言实质上就是麦克白本人野心的表露，莎士比亚巧妙地作了一次心理学方面的尝试。这样的解释，几乎已被莎士比亚的研究者们一致首肯。就是在《奥瑟罗》里，伊阿古向奥瑟罗说：“罂粟、曼陀罗或是世上一切使人昏迷的药草，都不能使你得到昨天晚上你还安然享受的酣眠。”（第三幕第三场）这些话也足够使我们认识到，莎士比亚知识的触角，也试着向物理学的方面伸展开去了。

外国有些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实无其人，他的所有的剧本，其真正的作者却是弗兰西斯·培根，这种说法，虽然是属于无稽之谈，但也不是空穴来风。

总之，作为一个人文主义时代的伟大的剧作家，当着时代向人们号召着一面要继承和学习古典的知识，一面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对新的事物勇敢尝试的时候，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里应用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决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相反，这倒是十分自然、十分合情合理的现象。

- ① 可参阅萨林格《社会背景》，载《莎士比亚时代》，1955年美国企鹅书店初版。
- ② 参阅雷德帕斯：《培根和学术的促进》，载同上书。

长门宫和《长门赋》

赵 坚

长门宫，汉代离宫，座落京都长安城东南。武帝朝兴建的诸宫中，长门宫规模不大，帝王也极少幸临，但因为在此宫曾经达十余年之久幽闭过武帝发妻，被废的陈皇后，以及司马相如曾经写过充满传奇色彩的《长门赋》，故在后世十分出名。“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稼轩《摸鱼儿》词）竟传为文学作品中的名典了。

但《汉书》有关此宫的记载却有歧互抵牾之处，笔者以读书所及，略摘数条，并稍事考订以正其非。

《汉书·外戚传》载：“孝武陈皇后，长公主嫫女也。……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

主女为妃。及帝即位，位为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谪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据此则知陈皇后废居长门宫在元光五年（—130）

《汉书·东方朔传》载：“初，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即上引长公主嫫），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余矣，近幸董偃。始偃与母从卖珠为事，偃年十三，随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